

# 我不愿在肮脏的教室里讲述美好

文/吴非

在整洁的教室上课，心情很好。普通教室一般有五十名学生的活动，不免局促，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垃圾，但我想：这个教室里五十个在接受教育的人，是有劳动的能力，应当保持教室整洁。

教学内容中很多是美好的事物，在备课时我有憧憬，仿佛看到学生亮晶晶的眼睛。但是，如果我怀着美好的愿望走进肮脏的教室，情绪肯定会变坏。让教师在肮脏的教室里讲述美好，这是什么样的讽刺呀。

多年前，学校基建，临时办公室条件简陋，有几天没摆垃圾桶，老师们便习惯地朝原来垃圾桶的位置堆放垃圾。办公室有位澳大利亚教师，六十岁了，中午，她削一个苹果，吃完后把果皮用纸包好去找垃圾桶，看到那个肮脏的角落，愣住了，疑惑地走回来，把果皮放进自己的小包，上课去了。我想，她也许不愿入乡随俗。我向外语老师说了这件事，他们说，没事，她会习惯的。我说，但我们不能这样“习惯”。第二天，我们在那个位置摆放了垃圾桶，我们不能把某些不良习惯带向世界。

学生做课堂作业，我到教室后面走了一圈。后墙黑板下，散落着26个空饮料瓶，还有小食品包装袋。这不可能是个上午就出现，可能是昨天没有人打扫。第三天上课，再到后面巡视，有三十多个空饮料瓶了，布满灰尘，气味也出来了。坐在后面的学生为什么就能忍受？举手之劳，他们为什么那么懒？放在以前，我会“示范”，用三五分钟清理一下，但现在，我不能那样做了。

教室卫生室设在讲台边上，有

水池，有三个水龙头，还有洗拖把的水池。这个地方是要经常清理的，离讲台太近了。可有学生把剩饭剩菜倒在水池里，堵住了。垃圾也推进工具间，地漏也堵住了，污水横流。怪味哪来的？打开门，惊呆了，我没想到这五十名高中学生会这样没有尊严！

我不是班主任，但如果我不说，我就不能算是教师。我问学生：我怎么可能在这样肮脏的教室里讲诗词歌赋？

学生不发声。以后几天勉强清扫了一下。又过了几天，贴了张纸“水池堵塞，已经报修，请勿使用”。连续十天，一直是这张遮羞的纸。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预备铃响了，教室里还在喧哗，不知道上节课发生了什么。一摞两尺高的教辅书堆在讲台正中，挡住我的视线，我的讲义也没处放。以前，我会把讲台上的杂物抱到一侧的椅子上，但也许因为教师代劳，学生习惯了。这回我不想再侍候一大群17岁的青年了，我在等：五十名学生，总该有个人想起讲台正中不该摆着这摞教辅书吧，总会有人看到老师的脸色是严肃的吧。可我错了，在这一分多钟内，谁也没想到要把那摞教辅书移走。上课铃响了，我走到讲台中间，慢慢地说：“看来这是你们不需要的垃圾。”我捧起那摞教辅书，走到工具间，打开门，恶臭扑来，我把教辅书全扔了进去。然后轻轻地说：“现在可以上课了。”

我不想说什么了，说了可能也没有用；我这一扔，也许比说什么都有用。下课后，学生纷纷急不可耐地朝那间工具间扑去。我知道，他们想抢救自己的那一本，但估计一半以上泡在由他们自己制造出

的污水中了。

当教育无用时，惩罚会令他记忆深刻。

这些同学，他们走在街头，谁都在看他们的“名校”身份。然而，他们没有培养个人尊严。连自己读书的几尺地方都不清扫，坐在一间气味难闻的教室里大言爱国，只关注自己的名次……

一个班，百分之百的“共青团员”，三分之一是“三好学生”，有十多个班委和“支委”，还有一些在“争取加入组织”，信誓旦旦。可是，他们竟然能持续身处肮脏的教室而无动于衷，我能相信他们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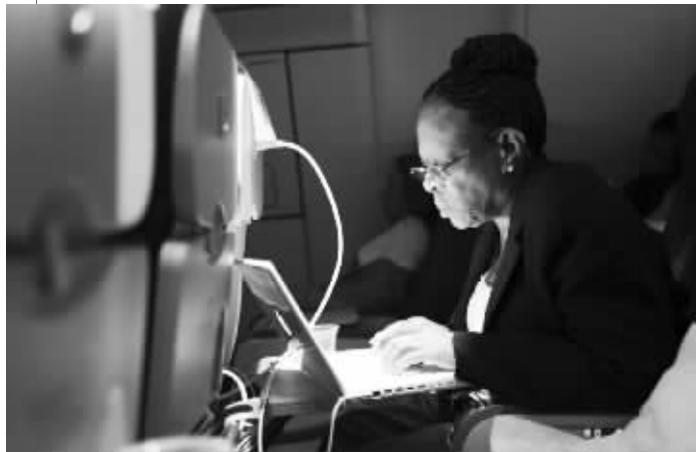
我对学生说：希望你们记住这件事，同时记住，我不原谅你们。因为你们到这个年龄，仍然没有公共意识，连一间教室都弄成这样，怎么能指望你们这样的人去管理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教的班，有些学生在参加高考之前，把教室打扫干净，他们要还给学校一个整洁的教室，他们不愿给下一批学生留下一间肮脏的教室。现在这是怎么啦？

文革时我在乡下，村里家家户户都去过。农民很穷，但江南农家女子勤快，灶台擦得锃亮，我记忆极深。同样，我在乡村学校的教室，一个班的课桌条凳，都靠七拼八凑，但我的教室是整洁的。农村的孩子，从不为多扫几回地而斤斤计较，虽然他们常在饥饿中。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孩子们身上衣服打满补丁，但是洗得干净。改革开放多年后，我想到，江南农村走向文明的速度，和那在贫困中仍然保持整洁的习惯是有某种关联的。■

# 高空拍摄的照片

文/原小民



在纽约回上海的飞机上，我拍摄了两张照片。上图是我座位左边的邻座，下图是我右边的邻座

摄/原小民

# 老板缘何戾气重

文/邓海南

顺路之便，我时常光顾某家二手书店。二手书店价钱便宜，八折、七折、对折，以较廉价格买到愿买之物，这是所有购物者的同好。再者逛起来也不累，这家店堂不过二十多平方，四壁和中间码书，如“回”字，淘书者只需在大小两个方格的中间地带走上一圈，就逛过来了。而逛大书店往往为“大”所累，阵势宏大、品类众多，想找到几本感兴趣的如大海捞针，寻个眼花缭乱，站个腰酸背疼。而小书店里就那么固定的几类书，或文史，或美术，看过便大致有个印象，下次再来时，新进了哪些书，目光扫一遍就可知道。我在这里淘到的最可爱的两本书，一本是董桥的《故事》，另一本是董桥的《白描》，都仅有一本。这个小小的二手书店，我一般进去都不会空手而出，少则二三十块钱买上一两本或两三本可看或可放的书；有时候也会买百元以上的一套书或画册。有一次就花一百二十元买了一本美国鸟类图谱送给一位喜欢拍摄鸟类的朋友。

按说这样的书店是一个会让人感到温馨的所在。你可以想象书店主人如果像老舍话剧《茶馆》中王利发那样的老板，将会和他的顾客们有多么融洽的关系、多么懂行的谈吐、多么令人愉快的交流！但这家店里满室书香所营造出的氛围，却被一样东西破坏了——恰是书店的老板！我不知道老板姓什么

叫什么，但肯定不叫王利发。那张脸总是那么阴沉和拧巴着，从不招呼顾客，也从没露过笑容，仿佛打理书店不是一桩赏心乐事而是一种被迫苦刑。我想作为一个书店的老板，自然应该是爱书和懂书的；作为读书人和藏书人，我曾试图在淘书的过程中和他随便聊聊关于书的话题，但一看到那张愤世嫉俗、爱搭不理的脸，便不由得把话留在了嘴里。好在老板娘待人态度还算和蔼，我去逛书店的时候，也是老板娘看店的时候居多，所以也就免除了不得不看老板那张老板着的面孔的不适感。

但这回却硬是被那块名叫老板的板给硌着了！我如往常一样进去转转，看到有一本朱东润著的《张居正大传》和两本有关民国的书，价格都是十到十二元一本，觉得可买。另在一架上看到上下两册《西谛书引》，很专业很冷僻的书，一般不会有时间看，但如果价钱便宜，也可以买了放着以备不时之需。相邻的书架上写有“每本5元”，这架书的上方也有“每本5元”的字样，但“5”字不知是脱落了还是被揭去了，留下一个痕印。我随口问老板：“这架上的书也是五元一本吗？”不知怎么就触发了老板的怨气：“五块钱轮得着你买吗？”我说：“这上面不是有‘每本5元’的字迹吗？”“老板气哼哼地走过来：“哪里有五元？哪里有五元？”我不想就

一个脱落的字迹与他较真，便说：“老板啊，我常来你书店的，如果不是五元，你告诉我多少钱就是了，用不着这样和客人抬杠吧，和气生财嘛！”谁知老板火气更冲了：“你好像是常来的，不过好像不买什么书，我这个店不欢迎，你可以不来！”这已经是在下逐客令了，要想不吵架，只有一走了之。那几本本来想买之书，自然也就没买。

书店老板的这种情状，颇像我家门口一家服装店的女老板，如果你逛过两次她的店没买衣服，第三次必有难听话在等着你，满脸的不是鼻子不是脸，这种待遇我太太和好几个邻家太太都享受过，以后自然是过门而不入了。但我是这家书店的老客呀，数十次出入买的书加起来想必也在千元以上了，怎么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呢？难道我还得去和这个坏脾气的老板解释，说我一共在这里买了多少本书吗？骑车回家的路上我口占了一首给这位老板的打油诗，如果这老板多少有一点幽默感的话，可以写成斗方或条幅送给他：

“卖书本是开心事，并非被囚困书城；老板缘何戾气重，横眉冷对淘书人？”

问我下次还会不会再去光顾这家二手书店？我想我还是会去的，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板面看书面吧。选中了书，交钱，走人，不啰唆便是。■

先说左边，是一位中国学生后生，大约是暑期回国度假。由于飞机不满意，他得以占据了应急安全出口处的两个座位。看上去，这孩子是个家境很好的留学生，从年龄看，最多大一。他上飞机后就没安生过，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拉杆箱放在脚底翘脚，空姐过来，弯腰轻声劝说他把行李放上去，他说了一堆理由敷衍。直到起飞，他也没服从。此后又被劝说过两三次，指出这是生命逃生通道，不得有东西阻塞，他就是不听话。由于座位靠近应急疏散口，所以空间宽敞舒适，这倒成了这小子大摆杂货摊的“包间”，东西摊了一地，有笔记本电脑，大平板手机，很考究的立体声耳麦，充电器电线插到过道另端的座位……各种饮料、食品，从洋包装看绝对价值不菲，从起飞到降落十四个小时吃个没停，一会看光碟大片，一会打游戏，忙得不亦乐乎，四条胳膊腿蛤蟆似地变换着各种姿态。传说中的富二代或官二代，终于让我看到了现实版。

再说说我右边，是一

位中年女士。她上飞机坐定后因疲倦打了个盹，用毯子盖在腿上睡了大约不到一刻钟，一直到头和肩膀倾斜自己惊醒。晚餐后，拿出很漂亮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插上椅背上的专用电源，开始静静地工作，神情专注。从屏幕内容看，是一篇很长的word文档，当然是英文，她似乎是在专心地润色和修改。令我赞叹的是，她竟然以这个姿势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其间仅向服务员要了一小杯白水，大约后半夜自己掏出一小片半个巴掌大的三明治。多数乘客都在呼呼大睡，我三次醒来，她都在逐字逐句修改那文章，那片三明治始终还剩一半没动。那个专注，我连按动上十次快门她都毫无觉察。我是英文盲，从那文章的段落结构看，不像是表格或技术法律条文，倒像论文小说的形状，猜想她不是作家就是专业技术人员。人是掩盖不了气质的，尤其是学问，都刻在神态举止上。这种投入的工作态度，我必是无限崇敬。■